

四川通志

卷首之七

阿咱拉三年八月丁丑

降番阿布僧格太明亮處攻奪扎烏古山梁派委之屯土
以獎勵著明亮降番阿布僧格太霍爾甲阿咱拉等應
甚爲出力自應予以獎勵著明亮卽傳旨將阿布僧格
太霍爾甲阿咱拉三員酌賞緞疋其屯土勇銳兵丁著
各賞一月錢糧俾伊等益知鼓舞至於番地路徑土兵

固所熟悉然用爲嚮導則可若攻堅越險則索倫吉林
兵丁皆所優爲卽綠營中亦有可供驅策者遇攻打礮
寨之事自應將滿漢兵丁與屯土各兵一體選派業已
節次傳諭何以明亮此次進攻仍專選屯土兵四百名
獨當一面並不派令索倫吉林及綠營精銳兵丁合力
前往殊屬非是又明亮摺內稱後隊官兵進攻倘少存
畏難之見則在內屯土兵丁竟無一人得脫等語是明
亮未嘗不知此地之危險而令降番土兵前往嘗試倘
使若現破心相抱怨謂將不惜伊等身命令其

抗拒者實堪切齒必當殲戮無遺若既已投誠卽與內地之人無異自當一視同仁至屯土兵衆均係効力隨征尤不應稍存岐視將軍等若專於滿漢兵丁優加體卹而於降番土練視爲無足輕重不稍顧惜如此卽爲不公此事甚有關係著傳諭阿桂等一體遵辦

乾隆四十年八月癸卯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阿桂督兵進剿噶拉依掃穴犁巢固屬要事而於擒捕逆酋賊黨尤爲先務據各路脫出

番人供詞賊中慌亂情狀大概可知今官兵旣得勒烏圍番衆自更魂飛膽喪或莎羅奔弟兄將索諾木縛獻亦未可定否則搗取賊巢時務須設法截擒逆酋及其弟兄賊目并助惡喇嘛勿使漏網亦勿令自戕若擒得索諾木一面飛遞紅旗一面將各要犯檻車拘繫選派健銳營兵令福康安帶領嚴加管押沿途仍多撥弁兵護送先行解京獻俘以彰鉅典至善後事宜亦屬預爲籌及一俟官兵掃平金川卽應於兩金川之地酌安綠營設官駐守如噶拉依勒烏圍美諾三處擇其最要者

設立總兵次則令副將駐之其餘自章谷至巴朗拉一帶酌量形勢輕重分設叅遊都守駐之令官兵營制聯絡橫隔於衆土司之中方可謂之一勞永逸至駐兵必先籌糧餉現在運往各路軍糧頗多大兵凱旋時各處自多有餘存米石應量其道里相近處所陸續運赴各營建倉存貯備用但現在所有餘糧止可爲初立營制之需將來經久恆規自當以屯田爲妥兩金川地面可耕之土甚多而綠營兵衆屯種又其所習今新疆各處耕屯俱已收實效阿桂向爲伊犁將軍屯政乃所深悉

將來金川營務自當酌仿而行至成都滿兵必須移駐
打箭爐該處控制諸番遠撫西藏實爲扼要之地並須
添設將軍鎮守聲勢方爲尊重所有移駐滿兵或卽仍
將成都現數或須添撥若干並著阿桂妥計行之其所
需糧餉由內地運往諒亦不甚費力或兼用新營屯種
有餘之米亦令阿桂一并籌辦又打箭爐移駐滿營添
設將軍一應廨宇兵房倉庫均須建蓋或現在城內可
以安營或須另築新城並著阿桂與文綬咨商悉心籌

畫務在工程堅固規模宏敞方足以壯觀瞻不可存惜

費之見其全。新設綠營或即住彼官寨散關則所省
費多亦一體辦理至於各土司經此番犒靖之後務須
使之懷德懾威上下維繫所有各土司應令將軍總督
一體管轄在內則屬之理藩院方爲妥協以上應辦事
宜並著阿桂於稍暇時札致文綬商同詳定章程具奏
至阿桂於掃穴擒渠之後卽應振旅還朝以待酬庸策
勲舉行郊勞凱宴諸大典其應先帶京兵若干及副將
軍參贊領隊諸人作何分起行走之處均須預爲酌定
並須酌帶土司數人來朝令其瞻仰天朝禮法承受恩

典將來卽照新疆年班之例輪流入覲除巴旺梭磨現
係土婦不便輪班外此次著先帶綽斯甲布土司雍中
旺爾結布拉克底土司阿多鄂克什土司雅滿泰隨同
來京事畢再令回巢伊等共相傳播久之必以入覲受
恩爲榮亦如準部之永承恩澤矣

乾隆四十年八月乙巳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明亮一路隔滯不進曾諭阿桂或
派海蘭察豐昇額帶兵千餘過河幫同明亮將納木迪
至扎烏古一帶全行攻克合力進剿勒烏圍今勒烏圍

既經攻克無須河西協助但阿桂現在乘勝進兵扎烏
古一帶皆在其後恐扎烏古之賊讓阿桂前進復渡河
佔據勒烏圍邀我後路所關不小卽或賊人計不出此
而扎烏古一帶與甲雜擒捕渠魁及欲進剿噶拉依擣
其巢穴均須將河西賊寨盡行洗蕩使後路肅清方爲
萬妥著傳諭阿桂卽速抽撥勝兵千餘於海蘭察豐昇
額內酌令一人帶領過河幫同明亮將納木迪及扎烏
古之賊卽速剿洗淨盡再行統兵進剿

乾隆四十年八月庚戌

諭軍機大臣曰昨阿桂奏因勒烏圍已得整兵直取噶
拉依賊巢爲搗其心腹之計所籌甚是果能將賊人巢
穴攻破其餘碉棚必皆不攻而潰卽逆酋賊黨亦更無
由竄遁自屬正辦况索諾木之姑阿青現在噶拉依居
住阿青卽係與丹巴沃雜爾等倡謀抗拒之人尤爲首
惡重犯而索諾木母妻亦俱在彼一經攻克噶拉依務
卽將各犯搜擒捕獲獻俘誅磔毋使漏網阿桂現旣籌
辦及此以期迅速歲功自不得不注以全力勢難復分
兵幫助明亮設或發兵渡河先助明亮攻打扎烏古河

爾古一帶俟攻克後再回東岸圖取噶拉依往返就定
未免多需時日萬一賊會得預爲之備轉於公事無益
是阿桂之下分兵幫助明亮理勢空然亦無足怪第恐
明亮見阿桂攻得噶拉依自忖未能寸進反向阿桂求
助又不肯應允添兵未免有礙顏面而奎林和隆武亦
各懷勇往好勝之心設或因愧忿所激毅然不顧輕率
一往於事甚有關係雖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亦須
審度機要權其利害而行切不可冒昧攻撲非但將軍
領隊等各宜自慎卽旗營屯土各兵亦不可令其輕冒

鎗石今大功已逮垂成一切倍宐保重若明亮等不論利害促令弁兵輕率撲礮或至稍有閃挫明亮等轉不得辭咎惟當斟酌妥爲之又昨阿桂奏明亮於伊等進攻達思里之次日亦卽進剿明亮此時自己相機攻剿或竟得其礮棚亦未可定設或尙未能進惟宜畱心體察相機而前或賊人力不能抗棄礮遁逸明亮等一面搶佔一面領兵往甲雜圍打若能擒獲索諾木及有名賊目卽其大功但須試探明確而行不可轉爲賊人詭狡所惑再阿桂一路軍聲甚壯賊人自不敢撓鋒恐其

見明亮處兵力稍單或從扎烏古及納木迪等處偷出
或從甲索一帶潛來皆足撓明亮軍營後路所係非小
明亮等務須實力嚴防不可稍墮賊人詭計勉之慎之

乾隆四十年九月丙寅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明亮奏碾古巴札木兩路賊人拒守
甚嚴未能卽進擬親赴西路與阿桂并力以圖又據舒
常奏接奉諭旨令赴絨布寨更替富德現由沙爾尼起
程前往等因均屬大謬看來明亮竟係因北路現無可
進之機而阿桂一路自攻得勒烏圍以來繞兵前進聲

勢甚盛遂欲捨此就彼甚屬非是各路分派將軍參贊
責有專司自應各就本路調度熟籌以期集事卽彼此
有應關照之處亦不過聲息時通訂期夾擊互相犄角
斷無舍己從人之理况西路有阿桂爲將軍又有豐昇
額爲副將軍尙何藉明亮之相助卽欲添阿桂兵力亦
止須令李林川隆武統領前往明亮何得輕率親行且
三將軍俱聚於西路而北路竟無一總統之人亦無此
理明亮旣欲親行又不畱舒常任營駐守實爲非策至
所稱阿桂寄來招徠西路可供打仗者止一萬二千人

僅敷什爾德一帶進攻欲令帶兵數千爲續添力量合
勢搗巢等語若其事果出阿桂之意則阿桂亦有不合
因檢閱阿桂原摺據稱西路兵雖共三萬二千因自梭
洛柏古一帶道路綿長近於後路營卡內極力抽兵止
得一萬二千僅敷什爾德一帶分路進攻及爲接續之
用等語此就現在抽兵情形而言並非議令相助又據
稱明亮前至軍營面商告以俟官兵繞進得手之後或
河西另有機會再行籌辦過河幫助否則俟西路攻進
噶拉依時明亮帶兵數千前來爲添力合勢搗巢之舉

等語此乃指攻圍噶拉依將得之時而言其時明亮或果由礮占一路乘機攻得方令前往並非令其捨河西一帶不顧徑往相幫蓋明亮悞看阿桂摺稿並將上下文意錯綜悞會遂至於此因覆細閱明亮之摺據稱屆時統兵親往似此時尙未起身果爾則北路兵尙不至於遽渙但恐舒常旣行明亮又冒昧卽往賊人窺見此路無人潛從扎烏古而下將沙爾尼茹寨等處復行佔去則於全局大有關係甚爲可慮總之此事明亮舒常所辦太覺謬戾非尋常錯悞可比着傳旨嚴行申飭明